

藍天與星空的舞台

訪談和泉正敏

訪談／李玉玲
翻譯／大塚麻子・李玉玲

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歷經院內、外空間與交通動線的改善工程之後，終於於二〇〇七年二月整裝再出發。同時，知名日本藝術家和泉正敏，為本院現地製作的石雕作品〈無為／無不為〉也適時完成，正式進駐博物院二樓南側露台，成為停雲咖啡座的戶外休憩區。和泉先生本著他向來「少即是多」的創作精神，透過對天然石材不著痕跡的雕琢與巧妙的安置，為故宮嚴謹的宮殿建築群體，融入幾許自然的氣息，二樓南側露台成為一個淡雲、清風、藍天與星空的舞台。

本刊延續自五月號月刊已刊載之〈聆聽石頭的聲音〉一文，再邀當代藝術策展人李玉玲女士與和泉先生進行精彩對話，讓藝術家娓娓細述自己的創作軌跡與理念。

編者按



Q：首先想請和泉先生就您的成長背景，特別是家庭背景來談談您與石頭的關係。特別是針對您經常談論到您的作品與「發現」石頭生命力的關係，而我們通常都認為石頭是沒有生命的物質這點，想聽聽您的意見。

A：我成長的日本香川縣牟禮（Mure）村莊，自古以來就以出產岩石而聞名。從小，居家附近到處看得到岩石，經常從一大早就聽到石匠們用鑿子和槌子刻石頭的聲音，可以說我是在充滿岩石的環境裡長大的。從小就習慣看石匠們在雕鑿之前必須先烤熱工具打理的樣子。自然地，自小我就想長大要做與石頭相關的工作。事實上，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後，我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這行了。剛開始的時候，我也認為石頭是無機物質，只是用來作為石燈籠或橋樑等的材料而已。然而，在開始雕刻石頭的過程中，我開始漸漸體認到每一塊石頭的獨特性，於是，我開始思索是否有所謂石頭的生命，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呢？

Q：所以說先生經常談到的「發現」石頭生命力的創作理念，是您成年之後才有的想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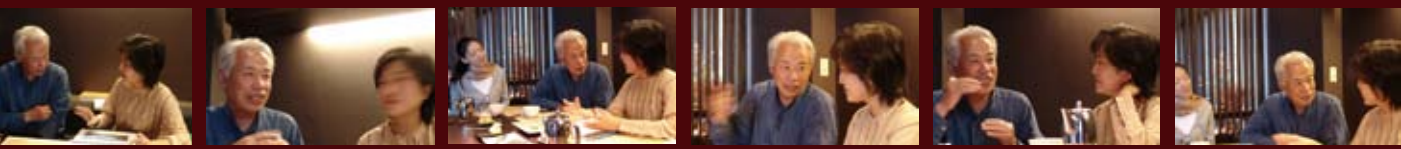
A：是的。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在繼續尋找呈現石頭生命力的方法，也是為了尋找石頭的生命力，所以我還在持續努力學習當中。

我們平常眼睛看得到是，山表面的自然岩石的模樣，那是經過數萬年，甚至數萬年長久的時間慢慢形成的。可是岩石一旦被切開，切面在接觸到空氣的瞬間，會出現與外觀完全不一樣的形狀和色澤，而這瞬間的美是最讓我感到充滿魅力的。然而，切開岩石那一瞬間的美並不是我所造成的，而是一種與神明，或者說是大自然有關的神秘力量所達成的，我的角色只是去協助切開岩石，讓其中孕育許久的形狀、色彩裸現出來而已；每一塊岩石都是大自然所創造出來的美。雖然，我切開岩石的過程看起來像是破壞自然，但同時我也是在讓自然的另一個面貌有機會出現。

Q：想請您談一下切開岩石那一瞬間的感受。

A：在切開岩石之前我通常會猶豫很久，我常常懷疑像我這樣一個生活閱歷還很資淺的人，真的可以割開這麼長久、偉大的岩石嗎？在猶豫當中，我還是會割開岩石，切割開之後，看到那麼美麗的岩石內部的景象，就更促使我思考要怎麼作才能讓這份美感更進一步。這就是我創作的主题。我也還在努力學習當中，這是很不簡單的工作。

Q：我們知道牟禮村莊的石匠師父們的作品都是比較傳統、具象的物品，例如石燈籠、墓碑等。可是，老師好像從年輕時期就開始對抽象的作品感興趣，甚至在認識野口勇先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。我想要請問的是，您是否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，例如建築師丹下健三的建築作品、或西洋美術史、或其他現代藝術創作者、尤其是野口勇的作品，是否曾對您作品的抽象形式產生一些影響？



A：在日本傳統建築裡，例如伊勢神宮、出雲大社等，都可以看得到對石頭所採取的，

非常潔淨、簡潔的用法，似乎是把自然的石頭當成很重要而寶貴的東西，而小心翼翼地使用著。例如神社裡常用的「鋪石」，被稱為「玉石」(tamaishi)，這和一般住宅用的石頭，是有很不一樣之處，在此石頭是被用來表達精神性和清淨性的媒介。在丹下先生的現代建築作品裡，其實也有這種很日本，或者說是東洋思想的石頭用法的元素存在。確實，我是有受到這種現代建築和石頭精神融合的作法的影響。

Q：是否也可以談談您與野口勇先生之間，這份幾近傳奇的「合作關係與友誼」？

A：野口勇曾說過，是為了學習日本的自然精神，才開始學習對石頭的雕刻。而透過了對石頭的雕刻，他才體會到日本的自然，又或者可說是對樹木，或說是對日本或東洋四季之美的感受力。

Q：野口勇先生是在六十四歲左

右才來到牟禮的吧。那在這之前，他石雕類的作品表現如何呢？

A：野口先生確實也做過一些石材的作品，但數量很少。另外，他使用的多是以義大利大理石或日本花崗石為主。六十四歲時，來到牟禮才開始認真從事以石頭為主的石雕作品。畢竟，野口先生的養成背景，是以西洋為主，先是在紐約，接著到歐洲學習，念的也都是與藝術相關聯的，所以對他而言，石頭基本上是作為像是雕刻人像等題材作品的一個素材而已。

來到牟禮後，才開始了解到石頭不只是素材的這個想法。對我而言，我是以自己的身體來了解石頭的，從小就與石頭為伍，手摸或身體搬運石頭，對石頭的真實



Q：之前您對一般大眾解說自己

作品時曾提到，若沒有文化，或傳統作為（創作的）後盾，就沒有未來。在此，想請教先生如何看待野口先

重量，用身體很自然地就能體會。而野口先生是用腦思考的人，他是很賢明的，也作過很多事。許多我們是自己身體來體驗的事情，他同樣也是可以借助頭腦來理解。

和泉正敏按照石材的紋理劈切創作 林珍晴攝





林珍晴攝

生與您作品的關係。您與野口先生認識時，才剛三十歲出頭吧。就某種程度而言，野口先生的作品，是否也成為您創作的「後盾」，或者說是「背景」？另外，就此次的作品而言，您自己如何比較與野口先生的作品呢？

A：對，可以說從野口先生身上，學習到很多事情。不過，與其說是向野口先生學習，實際上的感覺，倒比較像是一起工作，因為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在一起，而野口先生是很勤奮的人，每天都努力地想尋找新的東西，也可以說是因為跟我們一起工作、思考，每天都能發現一些新的事物，用新的模式思考。至於說到學習的過程，這應該是雙方面的。不過，有一點倒是與野口先生有直接關聯。以東洋人的方式思考，我原本認為石頭是很沈重的東西，我在創作時，也覺得應該表現出這種特質，讓石頭看起來像是無法移動的才是最好的。

但有次野口先生提到，他的朋友美國建築師富勒



(Buckminster Fuller) 曾說過「自己是地球的駕駛員」。因為地球本身是在移動的，所以說石頭也是在移動中的。於是，我開始思考如果可以讓石頭看起來像是輕的、又或者看起來像是會移動的東西如何呢？在這點思考上，可以說是受到影響的。

但我創作的根本，是關於在採石場裡被挖出的，石頭內部的狀態。山表面的石頭，出現的是自然的造型，但在山表面底下的，是層層積疊的岩石，如何給予這些岩石形式，使之成為作品，或到別處展出，這是我關心的問題。而我也一直努力著能有更新方向的思考，這是我最重要的使命。

Q：對我一直在談的有關「影

響」、或「超越」的說法，想提出一點更正。我並不是以傳統西方現代觀念裡，認為人類的進步彷彿是沿著一條想像的線一般，一直前進著，受到先人的影響，超越他而達到所謂的「進步」。然而，和泉先生之前也提過，沒有「背後」（日文的背後也有過去或歷史的意涵），就沒有「未來」，而我想問的其實也就是對您而言，您創作的「過去」或「背景」為何呢？

A：是啊！若沒有一直至今的努力，就不會有再前進的可能。沒有過去的努力，就不可能有未來的進步。是在每一天每一天的工作之中，重新去發現新的事物、想法，每天的累積才能帶來對未來的預見，才能向前進步。人要進步，一定須要有之前的努力。

Q：所以說您這四十年來的創作，是以昨日的自己、前日的自己，作為「過去」，累積而成的「進步」或明日的自己囉？

A：是的。



宮殿建築與天然石材的搭配 謝明松攝

Q：前段的談話主要是針對眼睛看得到的「形」、「造型」或說是「Form」進行發問，接下來，我想請教有關您作品的內容，特別是一些抽象元素。首先，想請問「時間性」在您作品中的角色，或您對時間性的看法為何？

A：我想石頭是眼睛看到最能明顯傳達時間的東西了，從它本身的肌理就能直接看見幾萬年、甚至幾千萬年的時間痕跡。而用工具切開後的石頭，再加上磨刀石研磨後

的切面，又會呈現另一種顏色、表情。這是自然和機器聯合起來，在石頭中所發現的「未來性」。在地球上時間是非常重要的東西，而石頭又是最能傳達時間性的素材，如何用石頭來適切地表現出時間性，就成為我創作最中心的思索主題。

Q：在我看來您作為創作者，與一般藝術家最不同之處，是您的角色。依據之前的談話，我覺得您的角色像是「shaman」（或靈媒），透過您作為媒介，每一塊石頭得以傳達隱藏其中的歷史、時間或故事；也就是說，石頭對您而言，並不是材料，您也不是運用石頭作為材料來傳達您個人的想法或觀念。但是，一旦要作「作品」時，還是要面臨「造型」的問題，這點您如何因應呢？

A：是啊——（以故宮的狀況而言）建築本身已經很氣派，事實上，什麼作品都不放是最好的。反而，如果作品放得太顯眼，才令人困擾。於是，我是以最不妨礙環境

潔淨與寧靜的心情來思考作品的，儘管放進這件作品，我的希望是像沒有放置作品一般自然，以最不顯眼的方配，來考慮作品的尺寸。同時，也儘量與建築和自然搭配，讓彼此的秩序協調，我認為這就是這件作品放置於此的重要考量。

Q：討論過「形式」與「內容」之後，接下來的問題是想就「技」或「技術」，向您請教。雖然，您一向強調自己只是在「發現」岩石本身最想呈現的自然形狀，不過，石頭畢竟是很困難的材料，沒有工具是很難造型的。您一方面繼承了牟禮石雕鎮的雕刻傳統技術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已經迎向二十一世紀，擁有數位等先端科技，這對您思考石頭的造型，是否有影響？例如在建築上，數位科技已經為建築物的形式帶來革命性的改變，就您的作品而言，是否也會因科技而產生新形式的可能？

A：最能改變石頭形狀的應該是水，比風還強，不論是海

浪、雨水或河流等力量，都會讓石頭的形狀產生變化。接著應該是太陽的熱量，比起來，風對石頭的影響力是較小的。平常水給人的感覺是很柔軟的，可是卻能改變最堅硬的石頭。

而我們人類，沒有工具的話，可說是什麼力量都沒有的。比起水、熱能或是風力，人類的力量只有借助工具才能發揮作用。對於必須借助工具才能發揮出來的人類力量，我一直很謹慎，不要做出對不起石頭的事來，小心不要以工具或科技來傷害石頭。

Q：和泉先生溫柔的回答方式，很令人感動。

A：例如英國的巨石群（Stonehenge），這雖然也是人類作出來的東西，但卻能使周遭的自然顯得更美，這也是我希望做到的境界，透過石頭的作品，能讓自然山景、雲朵或人造的建築物顯得更美麗。但這是很難做到的，我經常擔心自己的作品會不會妨礙了建築或風景。但幸運的是，石頭是很

強的物質，在它身上我獲得很多的幫助。

Q：我知道您之前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安置於公共空間裡，對於調和作品與建築之間的關係是很有經驗的。可是此次故宮的公共藝術案，雖然稱作「公共」，事實上，目前您擺放作品的地點，在過去是從未對一般大眾開放的，此次，藉由您的作品將首度公開成為所謂的公共空間，對於此點，不知您在構思作品時是否也已經列入思考了呢？

A：以東洋觀念來思考的話，建築裡最重要的大概是起居間吧（日文Nashiki.通常指一般住宅內鋪有榻榻米的空間）！（在日本的）起居間通常有所謂壁龕的空間（日文：床の間tokonoma，日本家庭利用這個空間佈置鮮花或擺掛藝術品），這空間就和人內心一樣，總要保留一片潔淨之地，作為擺放美麗的事物，讓人一抵達就能感受到有如天堂般清淨和平的空間。

Q：這是很有趣的想法。這個空

間在古代可能只有皇帝才能進入，站在這裡，望向故宮山下，應該有君臨天下之感，但現在即將隨著您的作品的設立，成為故宮另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了。

A：現代社會很多地方都像住宅一般，強調要儘量對大眾開放，對此我個人並不確知是否一定是好的。不過，這個空間既然已經決定要開放給大家享受的話，那我覺得石頭可能是很好的選擇。這個基地本身可以被視為是另一個觀眾進出博物館的出入口，同時也是結合了天空與山景的地方，本身是非常美好的地點。林院長也對這個地點有很高的期望，她說：「要我像阿拉伯神話裡的魔毯般，載石頭飛過來。」結果，在我們安置石頭的作業中，有個夜晚，我們利用長臂吊車，自高空把石頭靜靜地吊放下來時，那晚的天空繁星閃爍，掛在吊車臂上的巨大石頭，看起來真的很像是天空送給我們的禮物，或者是從宇宙來臨的東西。我突然覺得這完全不再只是我

所製作出來的東西了。

Q：當您知道將為台灣的故宮博物院，這座象徵中國文化寶庫的廣場製作作品時，有沒有特別的想法？您完成的作品名稱〈無為／無不為〉又想表達什麼呢？

A：在日本不論是被雷電打裂開來的岩石，或是其它自然力量造成的石頭，往往被認為具有神性，常被看作是上天給的賜品，並會被綁上注聯繩（shimenawa）當做神聖之物。而在夏季雷雨時，被閃電擊中的岩石，我們則相信有神明寄宿其中。像這種對自然界，包括岩石，有種崇敬的態度，不止是在日本，應該說是東洋文化裡一個全面性的現象。所以在製作這件作品時，我主要的考慮就是儘量不要太加工，不要去傷害的石頭本身的面貌。但是，若什麼都不施作，那也是不能被接受的，所以在製作過程中，我是儘量讓作品看起來像是毫不費力就成形一般，像是自然所孕育塑造出來般地，自然出現在那裡。

Q：故宮博物院畢竟是一個非常國際性的空間，透過作品，您對來自世界各地，包括台灣的觀眾們，是否有特別的訊息要傳達呢？

A：就形式而言，我希望任何人都能不受其國籍限制地欣賞這件作品。就文化面而言，我希望原本就喜歡石頭的人，能藉此尋思石頭未來的形態，同時也希望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，我們能共同發現有關石頭的新概念及形式。

Q：我們知道您曾做過非常多的公共藝術作品，如何與環境調和，也一直是您創作時的主要考量。這次為故宮博物院所創作的作品，在您的事業裡，是否佔有特殊的地位？畢竟故宮博物院不僅對台灣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意義，對全球愛好中國文化的人士，尤其是日本人，也都對它有獨特的情感。您有如此難得的機會，成為第一位將作品納入故宮博物院的當代藝術家，對您在構思作品時有沒有特別的影響？

A：不要模仿自己的作品，是我

在創作時一直小心警惕自己的事。固然每一件新作，不可避免地累積了過去的成果，但還是要避免模仿自己。為了製作故宮的這件作品，這半年多來，我一直思考，或更恰當來說，一直在尋求，一個與放置作品場所最搭配的形式。

A：（野口勇日本財團總經理池田文女士補充說明）這次作品，和泉先生從勘察場地起，每件事都親身參與，不論是思考作品、去採石場尋找石頭、切開石頭、運送、一直到安裝，全部都自己來，這在他以前的創作裡是沒有過的。

和泉先生常說：石頭是地球的骨頭。透過石頭可以和全世界溝通、做朋友。這次作品的石材有來自瑞典、非洲、大陸、日本以及花蓮的石頭，而特別的是，每一個過程參與的人，都非常高興。不論是將難得的石材讓給和泉先生的花蓮石場的負責人、協助他切開石頭的師父們、吊車的工人、和泉先生在日本的長期工作夥伴、

或在台灣新認識的工作人員，大家都很高興，這件作品像是大家一起參加完成似的。

A：這次在故宮博物院裡面看到很多中國古代繪畫，聽說在畫上面蓋章的往往不是作家本人，而是陸續收藏過該件作品的人，是嗎？這個作法很有趣，好像每個收藏者，或觀看過這張畫的人，都留個自己心意。我會很高興，如果能讓每個看過作品的人，都留下他們的想像力在那裡。



雲淡·天高·綠瓦·黃牆·大石頭 謝明松攝

Q：您是否認為作品不屬於作家的？

A：是的。我想自己只是個媒人，只是將石頭提供給大家的中介者而已。不過，故宮博物院裡大部份的作品也都沒有作家的名字啊。

Q：最後一個問題，想請教您在創作這件作品時，是否有特別思考到如何與台灣，這個位於廣大大海洋裡的小島作連結，特別是針對眼睛看得到的作品形式問題？

A：我初到作品的預定設置地點時，最強的感受就是，這裡的天空非常的美。我當時就想能跟這個設置地點搭配的大概只有海洋了，想到海洋，我又想到雲。後來，我到花蓮尋找石頭時，又在那裡看到非常美的雲，當下，我就發覺海洋和雲的想法應該可行。於是，我就要了在當地能找得到最大的石頭，因為我想這應該很合適表現海洋和雲的。海洋給我的感受是很寧靜的，有時雖然有浪花，但浪花裡孕育著無數的生物，整個海洋可說是生命之母，充滿能量。我的作

品也是希望能讓觀眾感受到海浪的寧靜，同時又能有能量、充滿生命力的感覺。希望看到作品的人，都會感到非常快樂，而天空也能因為這件作品看來更加美麗。

Q：對一般的參觀民眾，您是否能提出一個比較具體易懂的解釋？

A：若將作品作的像工藝品一般，用具象的海浪來表現，那當然是比較容易理解的。不過，我們已經迎向二十一世紀了，而且故宮裡面已經有太多具象的作品了，所以我希望能提供給參觀完博物院裡的作品而走向戶外的觀眾，一個能讓心情重新變得清朗的空間，我希望找到能讓心情澄清的（石頭）形式。觀眾能看看天空、看看我的石頭，我特意使用了很長造型的石頭，就是希望能讓他們的心情自然感到開闊，因此有安靜下來的感覺。

Q：非常謝謝您為故宮作了這麼好的作品，也很謝謝您接受採訪。辛苦您了！

A：謝謝。